

艺术大师之路丛书

丰子恺



湖北美术出版社

藝 術 大 師 之 路 叢 書

丰子恺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 / 陈星编著.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7 (艺术大师之路丛书)

ISBN 7-5394-1296-8

I. 丰... II. 陈... III. 丰子恺—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940 号

主 编 / 刘大为

副 主 编 / 戴建国 高季方

整体设计 / 艾辛工作室

责任编辑 / 戴建国

责任校对 / 肖锐闻

责任印制 / 程业友

丰 子 恺 © 陈 星 编 著

出版发行 /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 / 武汉市武昌黄鹄路 75 号

电话 / (027)86787105

邮编 / 430077

制版 / 武汉新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 4.75 字数 / 70 千字

印数 / 4000 册

版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394-1296-8/K·20·Ⅲ

定价 / 十册 220 元 本册 22 元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名仁，婴行，字子恺，以字行。浙江崇德人。以宣纸作漫画著称于世，山水、花鸟、人物皆能，朴素自然。曾任上海市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弘一大师与弟子丰子恺（右）、
刘质平合影（1918年）



从日本归来时的丰子恺（1922年）



重建后的丰子恺故居缘堂



童年时的丰子恺与姑母合影



丰子恺为三姐剪发（1920年）



丰子恺在缘缘堂中作画（1937年）



丰子恺及幼女一吟在台湾
与高山族二公主合影（19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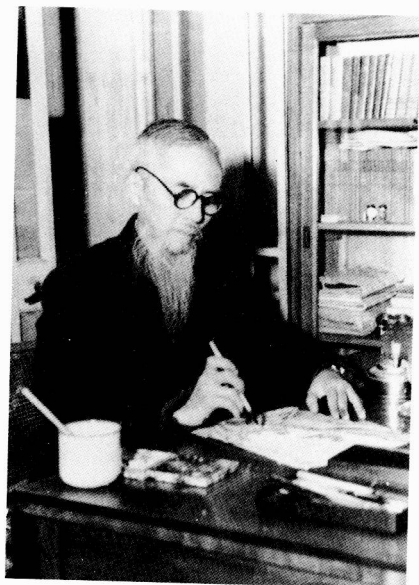
丰子恺与幼女一吟在日月楼共同从事翻译工作（1954年）



丰子恺与妻子徐力民
及幼女丰一吟在黄山
(1961年)



丰子恺（右三）与上海画院的画师们在一起



丰子恺在日月楼（1960年）



丰子恺与新加坡广洽法师（左）（1965年）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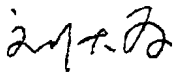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群星闪烁，灿烂辉煌。如同国家民族经历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几辈先贤的苦心努力至今繁荣发达。艺术大师们或承古创新、或融会中西，几经碰撞渗合，使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东方画种，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发展，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虽曲曲折折，却经年不断波浪翻滚、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挺进。又如一座座耸入云天的丰碑，可歌可泣，可圈可点，更令我辈赞佩传颂。

艺术的执着，使我们在临习大师们扛鼎巨作、领悟其艺术创作思维、技法的同时，对他们的生活和经历也同样充满着好奇和神秘的猜想，找寻大师的足迹、探索他们的成功之路，学习、思考、研究、借鉴，皆是每位后学的一种期盼。

到拨云见日之时，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幸运地走到吴作人、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黄胄等仰慕已久的大师身边，朝夕相处，时时聆听着先生们的教诲，如沐春风，在艺术发展之路上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博学多才的人格魅力与治学严谨的大家风范，领略他们艺术成就，了解并感受到他们生活、修养的风采，终身不忘。

为使后人对大师们的经历和成长过程有更进一步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现湖北美术出版社付梓出版二十世纪艺术大师系列丛书，弥足珍贵，人们在领略大师们传世佳构的同时，认识巨匠们的历史作用、研究大师们的成长规律、更深层次地挖掘他们的贡献，必然对推进艺术事业的向前发展有着积极而较深远的意义。今我受命难违，赘此小文，谨为序不胜荣幸之至。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壬午年立秋于京华竹轩精舍

目 录

序

丰子恺从艺之路·····	1
丰子恺谈艺录·····	63
丰子恺诗歌文赋·····	69
诸家评述·····	75
丰子恺艺术年表·····	93
丰子恺作品评析·····	120



丰子恺从艺之路

“漫画”式样很多，定义不一。简单的、小型的、单色的、讽刺的、抒情的、描写的、滑稽的……都是漫画的属性。有一于此，即可称为漫画。……本来是“漫”的“画”，规定了也许反不自然。只要不为无聊的笔墨游戏，而含有一点“人生”的意味，都有存在的价值，都可以称为“漫画”的。

——丰子恺《漫画艺术的欣赏》

恩 师

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出生于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原石门县玉溪镇）。他的父亲是清朝的末代举人，加上他家有祖传的染坊，所以也算得上是出生在名门望族了。丰子恺六岁起在父亲座下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父亲逝世后，丰子恺转入于云芝的私塾继续求学。1910年，私塾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后又更名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1914年，丰子恺在该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丰子恺自幼聪慧，在私塾读书时，就曾因用格子放大法绘孔子像而被誉为“小画家”。1914年2月，足龄未满16岁的丰子恺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四则寓言，从小就具备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1914年初秋，丰子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就在这一所学校里，他遇上了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先生——后来的弘一大师——一位启迪了他那颗善良的艺术心灵的艺术先驱。

在当时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有像校长经亨颐和李叔同、夏丐尊、姜丹书等这样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教师。他们一心一意地办学，使该校学风纯正，民主气息浓厚；又由于李叔同的大力提倡，学校里的师生对艺术教育都十分重视。据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介绍，当时学校就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有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中，拥有两架钢琴、五六十架风琴的音乐教室。对于一所中等学校而言，这样的艺术教学配置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极为可观的了。丰子恺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在这所学校里，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丰子恺开始从师于李叔同，接受正规的音乐和美术教育。

对于老师李叔同的最初印象，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

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稳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教室里的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在讲台前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学生们个个提前入室，从未有人敢迟到。丰子恺虽然不是一个会给教师找麻烦的学生，但他在开始时也是对李叔同有畏惧之心的。所谓“还琴”，多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当时李叔同一般是每星期教授一次弹琴。他先把新课弹奏一遍给学生听，然后约略指导一番弹奏要点，这就让学生各自用课余时间去做练习，并要求在一周后由学生再来弹给他听。这便是所谓的“还琴”。

每次轮到丰子恺“还琴”，他往往是在十分钟以内了结盥洗和吃饭二事，然后携着弹琴讲义先到练琴房去再抱一下佛脚，接着便在心中带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而步入还琴教室。善于描写的丰子恺在《甘美的回味》一文中又为人们描述了当他步入教室后的情景：“我们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饭的——早已静悄悄地等候在那里。大风琴上的谱表与音栓都已安排妥帖，显出一排雪白的键板，犹似一件怪物张着阔大的口，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而蹲踞着，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来到。”所以，李叔同平时的言语虽然不多，但同学们个个怕他，也个个爱他。怕的是李叔同那种威严，爱的是李叔同的人格。

其实丰子恺在儿童时代就已接触过李叔同创作的歌曲。李叔同早年曾写过《祖国歌》。1910年，丰子恺13岁时在故乡的小学里读书，



清泰门外

此画作于1918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幅丰子恺画作。“清泰门”乃杭州古城门之一。

老师金可铸先生就教他们这一班学生唱过这首歌，并一面唱一面游行，以宣传用国货。当时的丰子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为何人，只觉得此歌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到了浙一师后，他认识了李叔同，并知道自己小时候所唱《祖国歌》的作者就是自己的这位“稳而厉”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可想而知，这时丰子恺的欣喜之情是十分炽烈的。

诚然，丰子恺在认识李叔同之初，其心中的敬畏之情尚处在一种表层的直觉阶段。但这种直觉很快就被因更深入的了解、频繁的接触所产生的内在价值评判替代了。这种价值评判一旦在丰子恺的心中确立，就决心跟着李叔同专攻艺术了。丰子恺在他自己的《旧话》一文中就承认，他原想使自己跟从一位“我所钦佩的博学国文先生研究古文，或进理科大学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研究外国文”。然而，当他跟从李叔同学起了绘画后，他体会到了艺术与英、数、理、化的不同滋味。此后，他渐渐疏远其他功课，而埋头于美术，居然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当然，丰子恺这样做也是付出代价的。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透露：“以前学期考试连列第一，此后一落千丈，有时竟考末名，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由于对音乐、美术课的偏爱，丰子恺在学校里不仅能弹钢琴、画画、治篆刻，他还被推为学校“桐阴画会”的负责人。从四年级开始，他经常借故请假到西湖写生，几乎没有学过有关教育方面的课程，甚至连到附属小学实习都没有参加。

丰子恺在美术上的每一个进步，李叔同都及时地看在眼里。丰子恺同样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里说：有一天晚上，他到李叔同的房里去汇报学习情况（他当时任年级的级长），当汇报完毕正要退出时，

李叔同叫住了他，并用很轻但极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聪明的丰子恺明白了老师的意图，他在《旧话》一文中认为：“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最敬佩的先生之一。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果然，丰子恺大变方向了。关于此，他的《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有一段神秘而又自我庆幸的谈话：

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李叔同的一席话未必就能成为人生的“关口”。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关口”，还不如说这是一个缘。另一方面，即便李叔同能用一席话打动丰子恺的心，这里还由于李叔同个人的品格、魅力在起作用。我们不妨看看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所表述的他心目中的李叔同先生：

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学习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